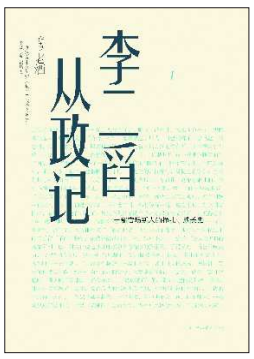
睹一事于句中,反三隅于字外。



◆书名:《李二舀从政记》
◆作者:老酒
◆出版社:春风文艺出版社

15 停练一天

这天下午,工业局参赛人员按通知穿了演出服,要去省电力公司做彩排。所谓演出服,不论先生女士,一律“圣保罗”花色T恤,“七匹狼”奶白色水洗裤,“飘马”白底花条运动鞋。二舀发现很多人都是生面孔,问大张,大张其实也蒙在鼓里,却假装见怪不怪。郝乐乐说:“后天正式演出,近一百个单位角逐,先预赛再决赛,进不了决赛,啥都别想。根据我局实际情况,请了与我局有关的外援,大家一定配合好。外援同志按要求真唱,局里同志声音小些,意思一下就行了,但口形一定到位,该圆要圆,该扁要扁……”大张没听郝乐乐在说,照着歌单,摇头晃脑咿呀哼着。指导老师发泄道:“早干啥来着,现在才知用功,黄花菜都凉了,就按郝处说的,对口形,哑唱。大张说,起码我态度是积极的吧,起码我是正宗工业局的吧。郝乐乐用球场裁判的手势,示意大张打住,说到这个节骨眼儿,就不要争论了吧,谁都很辛苦,还是抓紧排练吧!”

彩排了一下午,三首歌唱了十来遍,二舀回到家,嗓子没啥感觉,腮帮子发酸。思凤回来得早,早做好了晚饭。二舀闭眼,用手抹扯着嘴巴,没胃口不想吃。思凤问:“是有人欺负你了啦?”二舀说:“没有。”又问:“是叫领导批评了?”又答:“没有。”思凤有点急:“那到底怎回事?”二舀:“因为唱歌。”思凤说:“真是奇了怪了,唱歌要都像你这样,歌星们的激情能迸发出来吗?绯闻能制造出来吗?”

“我可能跟别人不一样,平时不咋唱,今天只让张嘴,不让发声,太难受,就想吐。”二舀把下午练歌的事儿讲了。

“啧、啧,你看你们机关,打字雇人、开车雇人、打扫卫生雇人、扫雪雇人,这回唱歌也雇人了,赶明儿个再找个喂饭的喂嫂、揩屁股的屁嫂,工业局就彻底配套了。”指导老师决定停练一天,给大家嗓子放放假。二舀有点哭笑不得,心说还没出力,就歇着了。又逗扯大张:“你得给自己嗓子申请加班,不然非憋出病不可。”大张说:“骡老弟你得瞧明白了,就让你穿名牌嘎巴嘴嘛,上哪找这好事儿。”

不练歌,二舀这一天也不得清闲,万长顺临时交个急任务,省人大财经委要个全省国企产业结构的情况分析,明天交稿。二舀下班前就给搞定了。去自行车棚取车时,见司机老王在院子呆站着,二舀上前搭话,老王一脸无奈。二舀驻足细问,老王把丢车事儿说了,叹道:“牛局一点情面都不给,说不管谁,是干什么,动机如何,只要丢车,都照章处理。”二舀问:“照章处理是怎么处理?”老王说:“田造文说按车的折旧后价格的百分之二十罚款;给纪律处分;一年内不再驾车。”二舀说:“车不是都上了‘盗抢险’吗?”老王“咳”声道,别提了,为省那俩钱,工业局的车都没办。二舀劝老王别着急,明天去办公室打听一下,看还有无商量余地。老王噙着泪握住二舀说:“牛局定的事儿,没人能说上话,也改不了。不过你这几句话,让我心里热乎乎的。”

次日上班,二舀直奔田造文屋,说了老王的事儿。又说有些制度不尽合理,一些同志有意见,需要修改,这可是办公室的事儿。田造文瞟瞟二舀说:“是不是给老王打抱不平来了?”二舀说:“是也不是,规章制度不能见物不见人,像个无血无肉的木乃伊,人家老王为老同志急救折腾大半夜,没人说好不说,还扣人家工资,叫做好事的伤心不已,不管是谁,这么处理都不合适。如果这样,这个局不会有正气,只是个混沌帮会。”田造文即使严肃也像在笑,“说你这话,是不有点言重了,依你该咋处理?”“一是对老王的工作态度应加以肯定,让其写出检查,从轻处理;二是协助公安机关尽快破案;三是建议局里尽快办盗抢险,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。”二舀斩钉截铁地说。

田造文手拄下巴,说这个局可不是你当家。又数落道:“老王是你啥?你叔你舅,也不至于这样嘛!一脸阶级斗争,连个笑容都没有。”二舀见田造文有点往心里去,知道态度有点过,放低了声调,说如果这事儿放在局领导、处领导身上,会这样处理吗?

“你怎么就知道不会?”田造文歪头反问。

“是会,工资中扣两千,从小金库里补四千!”

别看田造文那么问,二舀一走,就写了情况,放在牛向西桌上。从省政府开会回来,牛向西看了,把田造文找来,问那情况中的群众是何概念?没等田造文回答,牛向西说:“是个别人吧?说老干部处、小车班对老王意见大了,如果弄丢车还表扬,我看局里就要乱套。至于制度也不能改,那是经局务会讨论的。”说到这,牛向西已是一脸愤怒。

4 好父母用不着是超人

很多没有自信承认自己错误的父母,反倒由于心怀歉疚,又不知如何处理,或用溺爱弥补,或自行将行为合理化,于是,逐渐累积成为情绪上的负担。日后在别的事情上作出令人难解的反应,把亲子互动复杂化。

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,可是,在孩子全心信任的眼神下,要承认自己不完美却也不容易。我记得女儿小学时上家政课,带回来一些布块要做一件围裙。由于工作非常忙碌,我是个糟糕的家庭主妇,做家事只求效率,只要有饭菜下肚、家里基本维持清洁就可以了,不一定要非常整齐。晚上盖在身上的棉被,早上起床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叠了,身为公司的副总,职务繁忙,家中又有两个幼子,加上高堂身体欠佳,常常需要请假照顾家中老小,一天24小时恨不得某处能生出几小时,才能完成一天的各项任务。当时的我,从事卡内基培训工作,深知时间管理的重要性,因此,心中常有各种事务的优先顺序表。帮女儿完成家政作业排不上重要事项,因此,我先是要她自己去搞定,当然她一个八九岁的小孩确实搞不定。在她的全心期盼下,我不得不挑灯夜战做围裙。原本欠佳的手艺加上急于交差的心态,第二天女儿看到她得带这个成品去交给老师,十分失望与为难。

不能满足她当时心中对我的期盼,其实我也小有遗憾,但是,早点儿让她对我的美好幻想破灭了,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终究,她得接受她的母亲不够能干,有很多事其他同学的妈妈铁定做得比我更好。但是重点是,希望她慢慢不再把自己的妈妈去和同学的妈妈比较,就像我也从不把她跟其他孩子相比一样。

◆书名:《成就孩子:给孩子一个高情商》
◆作者:陈真 赵卜成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其实,孩子很早就知道了父母绝非超人,幻想也许破灭得早了点儿,但是时间点本来就不好控制,迟早要面对的事,我倒不想延长他们的妄想。

围裙成绩果真不怎样,女儿说了其他同学妈妈的作品多么出色,试图引发我不尽责的罪恶感。真奇怪,人似乎生来就知道可以借助罪恶感,来达到对自己利益的最大化。由于我的母亲擅长制造罪恶感,因此我对这种游戏可说知之甚详,当下“打了一套太极”,就把这给推了回去。对不起,你妈的家事就是见不得人!

既然已经早早在孩子心中脱下了超人装,承认自己有许多不懂的事及做不好的事,甚至承认自己犯了错误,事情就变得容易多了。否则,随着孩子日渐懂事,你的光环越晚褪除,孩子越觉得受了骗,越容易对你产生不满。在那个当下,父母反而觉得更难承认自己的不足与错误,觉得自己必须端起架子以维持尊严,否则可能会赔上孩子对自己的尊敬。

其实,孩子总是成熟得比我们想象得更快、更早些,特别是现代科技助长了孩子从小就经由各种渠道,接受许多的刺激与轰炸,他们的认知发展比上一代,甚至比10年前、5年前都来得更快。因此,现在的一代,并非如以前所定义的10年为一代,现在可能3年、5年就算一代了。看看高科技产品的一代是多么短,就可以想象“一代”的定义将越来越短。

这表示父母过去所受的教育,到孩子这一代就有很多已经过时了。很多过去花费大量时间背记、考试的知识,现在可能只沦为一条信息而已,随便上网就能查找到,完全不再有背记的必要。新的电脑运用程式、奥数,父母有时根本帮不上忙。现代的父母需要更高的情商,要判断什么是不变的,什么是永变的。

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句名言:“我唯一知道的事,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我们现代人真的可以承认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。今天所学的知识,大部分明天都不再管用了。

当然,这不表示我们可以不学习或停止学习,刚好相反,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让自己发挥价值。而犯错只不过是学习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一个历程,我们实在不用过于介意。能容许自己在合理的范畴内犯错的父母,才能容忍孩子犯错,并能教导孩子如何从错误中学习,这是现代父母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。

外物之味,久则可厌;读书之味,愈久愈深。

6 上海后花园

◆书名:《大时代(第一季):血色交割单》
◆作者:仇晓慧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5个月前。帝王医药的收购局势变得不明朗起来。当时,正逢一番恶性通货膨胀,宏观政策进入紧缩时期,政府高举控制物价的旗帜。帝王医药是否会被收购的争议,真正进入白热化。机构的多空力量一直争执不下,但都倾注了全力,形成了两大阵营。所有矛盾焦点都集中在政府贴补上,这决定着帝王医药是否会被成功收购。

空方从市场角度认为,当地政府不会拿出那么多资金来贴补帝王医药,帝王医药的账面上现金流不足,也看不到具有应对这场恶意收购的实力。帝王医药的股价命悬一线。就在贴补日前几天,登门拜访袁观潮的资本掮客络绎不绝,十有八九都是请教袁观潮关于帝王医药的看法,探听他所了解的地方政府态度。

身为“证券教父”的袁观潮在市场上拥有很高声望,在几次股票出现重大分歧时,最后都是袁观潮压对。不过,袁得鱼看到,父亲每被问及这个敏感问题时,总是缄默不语,或是顾左右而言他。

一个月前。谁也找不到袁观潮,他奔嵊泗去了。袁得鱼很能理解袁观潮为什么去那里,这是隔岸观海。袁得鱼第一次被老师指责是因为自己对同学打架事件置之不理。老师十分生气,说:“身为班长,怎么不管好同学?”袁得鱼回答说:“老师,你有没有看到打架的好处?”老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袁得鱼耸耸肩:“你看这地上,被他们拖得多干净啊……”

袁得鱼虽然年幼,但也算耳听八方,对证券市场也有些粗浅的了解,他不禁问道:“爸爸,帝王医药已经热火朝天,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呢?”袁观潮说:“你看这证券市场,被他们一伙人搞得多热闹呐!”

“爸爸,那你真的不参与帝王医药了吗?”“古人云,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。况且,这里距离上海还不到千里。”袁观潮一派气定神闲:“学不会放下,何以装得天下呢?”

袁观潮很喜欢这里,就好像枪林弹雨之间偶现的云淡风轻。这时,一只鸥鸟从眼前飞过。袁观潮举起手中的酒,爽快地喝了好几口,随口吟道: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。长风几万里,吹度玉门关。汉下白登道,胡窥青海湾。由来征战地,不见有人还。戍客望边邑,思归多苦颜。高楼当此夜,叹息未应闲……”

太多地方是上海的后花园了,浙江嵊泗算是一个。这里山林郁郁葱葱,晚上还会有一些军人在广场上狂欢。“爸爸,那你喜欢嵊泗吗?”

“喜欢,这里是你妈妈的故乡,我每次到这里,都会想起你妈妈。”袁得鱼记得,妈妈生病前,他们全家几乎每年都会来一趟嵊泗,一家三口一起幸福地在沙滩上散步。“对一个人来说,金钱只是身外的东西,你长大后就会明白,人最深沉的痛苦是无法与自己最心爱的人分享。”袁观潮叹了一口气,眼神中充满柔情,“每到资本市场的关键时刻,我就会跑到这里看看。我能够感到,你妈妈就在不远的地方看着我。”

袁得鱼闭起眼睛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想象母亲的温暖正包裹着自己。“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,让自己从那个环境中抽离出来,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。你看这里,只是一个小渔村,静谧安详,与世无争。而千里之外的上海,物欲横流,每个人都在趋名逐利,你喜欢哪一个呢?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袁得鱼诚实地回答,“为什么说上海趋名逐利呢?我觉得那里挺好玩的。这里什么都没有,我简直快闷死了。”“你要记住一句话,”袁观潮停顿了一下,轻轻地说,“心在荒村听雨,人在江湖打滚。”

袁得鱼眨了下眼睛,不是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,想继续问一下,发现父亲闭起了眼睛,他也跟着闭起眼睛—但他没有听到任何声音,只是尝到了一点咸涩的海水味道。

5月27日晚上,连续下了几天的雨停了下来,袁观潮便坐在外面看星星。一辆黑色皇冠在夜色中停在山道上,有两个人走了出来,他们径直而上。“请问是袁先生吗?幸会幸会!”来者作揖道。

“你们不知道我一向不接待黑牌照的车吗?”袁观潮正眼都没瞧他们一眼。这时候,袁得鱼正好抓小虫回来:“爸爸,你猜我发现了什么?半山腰上有一个很深很长的隧道,很阴凉的……”

其中一个长相有些奇怪的中年男子吃力地吐字道:“这孩子说的可能是军用坑道。嵊泗的山谷中应该有不少呢。”

袁观潮知道,那是1937年日军侵略我国时开凿的。当年日军驻嵊司令部设在五龙田岙,属日本海军舟山基地司令部管辖,除了军用坑道,还有不少防空洞、炮台、望远镜观察台、弹药库与雷达所。

那个长相奇怪的人看着袁得鱼说:“这孩子看起来精灵古怪。我这里正好带了两本军事书,男孩子应该会比较喜欢。”

袁得鱼一听,便故作渊博状:“千军万马都在我心中,我对军事最熟悉啦。”

“哦?那么兵书呢?”

“兵书上的很多道理,我很早就知道。”袁得鱼自信地说。

“小孩子开玩笑。”袁观潮说道。

“无所谓,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。”那个长相奇怪的人接道。

袁观潮察觉到这两个人有些不凡,便对袁得鱼说:“得鱼,你自己出去玩一会儿,爸爸有重要的事情。”

临走的时候,袁观潮意味深长地看了袁得鱼一眼。

他们一谈,便在亭阁里谈了几个小时。袁观潮在与两个陌生来客见面后的第二天,也就是5月28日,就自己先匆匆回到了上海。袁得鱼觉得奇怪,父亲跑到嵊泗,不就是为了躲开帝王医药的“十面埋伏”吗?但是,他却一大清早就从嵊泗回到上海,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这场战斗。